



狼苍穹

SPIRIT OF WOLVES

王族 著

粮仓

王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狼苍穹 / 王族 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354-8568-7

I. ①狼…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9195 号

狼苍穹

王族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 张 维

装帧设计 | 郭 璐

内文制作 | 张景莹

助理编辑 | 宗晋炜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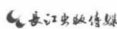
媒体运营 | 刘 冲 刘 峥

总 发 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58678881

传 真 | 010-58677346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 100028

出 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 | 430070

印 刷 |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31

版 次 | 2016 年 0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0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538 千字

定 价 | 45.00 元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47.0
11296

万物之上，是苍穹。

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认为，狼是苍穹之子，受苍穹之命在春天驱赶草原上的动物，并将病死腐烂的动物吃掉，避免草原遭受践踏和传播瘟疫。他们与狼长久相处，深知狼在饥饿或疲惫时，会对着月亮或苍穹长嚎，让身心获得力量。狼与游牧民族的死亡亦有密切关系，当老人去世后，他们会将死者放置在山冈，或让其从运送的牛车上自行滑落，等待天黑后让狼将死者吃掉。他们坚信，只有让狼吃掉死者，死者的灵魂在狼回归时，才会被狼带入苍穹。

而活着的狼，仍在对着苍穹长嚎，仍然与人类生死难离。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狼掉进了陷阱	001
第二章 县城的运动	019
第三章 苍穹的力量	046
第四章 悬崖边的挣扎	062
第五章 无声的对峙	076
第六章 狼山冈上奔跑	099
第七章 栅栏下的狼	111
第八章 河谷中的枪声	132
第九章 母狼的分娩期	147
第十章 掏小狼崽	157
第十一章 牙齿不会软	171
第十二章 对狼说话	182
第十三章 雨变成了雪	204
第十四章 决斗的狼	216
第十五章 空中草原	229

第十六章 五十六只羊丧命狼口	249
第十七章 羊尸摆成了“月亮”	266
第十八章 面对面	287
第十九章 狼哭了	303
第二十章 美妙的呼吸	322
第二十一章 报恩的狼	340
第二十二章 一只疯狼	356
第二十三章 漂泊的路	370
第二十四章 梦中的白狼	385
第二十五章 寒冷的夜晚	397
第二十六章 转场	409
第二十七章 三只爪印	417
第二十八章 聪明的牛比马快	429
第二十九章 雪崩后的杀戮	444
第三十章 凝固的笑容	455
第三十一章 灾难是七个兄弟	465
第三十二章 白鬃狼之死	475

第一章 狼掉进了陷阱

热汗回过头，便看见了那三只狼。

早晨，热汗披着羊皮大衣刚走出毡房，一股清凉便裹住了他。库孜牧场的每个早晨都很清凉，热汗没走多远，靴子便被露水浸湿，他抬脚甩了甩靴子上的露水，低头去看草的长势。一夜之间，草又蹿高了一截，在晨光中泛着湿漉漉的光。他无意一瞥，看见牧场边的几棵树在动。树林里弥漫着大雾，那几棵树像是被什么揪了一下，突然晃动了起来。树林里有什么东西？热汗想起一句谚语：“刀刃下的手会抖，悬崖边的腿会颤。”一定有迅猛之物在树林里穿梭，否则那几棵树不会像受惊的羊羔一样晃动。

热汗不打算在这个早晨散步了，他捋了捋羊皮大衣里的裕祥衣袖，袖口上的绣花便舒展开来。

大雾用柔软的大嘴吞噬了那几棵树。热汗定定神，要找到让那几棵树晃动的神秘之物。年长的牧民说到让人费解的事情时，常常会说，狐狸哪怕有四十四个影子，但永远只有一条尾巴。热汗紧盯着那几棵树，等待大雾的嘴巴松开后，要看清楚它们晃动的原因。

过了一会儿，大雾像被撕碎了一样，松松垮垮地散开。热汗看清了那几棵树，它们长得并不茂盛，但枝条却在剧烈晃动，每晃一下都像是要刺向天空。

一股风刮过来，清凉倏然消失，一股燥热压到了热汗身上。热汗愣了愣，才发现他因为那几棵树走神了。他看了一眼冒出灼红太阳的山冈，刚回过头，便看见树林里闪出了三团影子。

是三只狼。

它们转瞬便蹿出很远，把晃动的树枝甩在身后。

热汗很吃惊，原来晃动的那几棵树与这三只狼有关。他在小时候听过一句谚语：“洪水的声音先到，石头的影子后来。”难道这三只狼身上有奇异的力量，

还没有到树跟前，便让树枝晃动起来？不，狼如果厉害成那样，它们就不是狼而是神。

热汗愣怔的片刻，那三只狼却不见了影子。

热汗向四周张望，难道它们藏了起来，在等待扑向羊的机会？父亲达尔汗给热汗说狼的凶狠时，曾说过一句话：吃肉的牙长在嘴里，吃人的牙长在心里。从此他知道藏起来的狼最可怕，这三只狼像风一样出现，又像风一样转瞬隐没，一定要干出像雪崩一样让人防不胜防的事情。

一连串咩咩声从热汗身后传来，他一惊，以为那三只狼在他身后，等转过身才发现，是一只羊在怪异地叫。他很疑惑，羊为什么这样怪叫呢？牧民们从来不让羊乱跑，他们认为羊乱跑会像被诅咒了一样倒霉，跑着跑着就会丧命于狼口。一位牧民说：漩涡里有十双手，也用不上劲；大河里有一百只脚，也躲不开激流。我们千方百计防止羊乱跑，但我们的想法钻不到羊脑袋里去，所以羊不会听人的话，一不留意就不见了影子。

热汗向四周看了看，不知那只羊的主人是谁，更不知和它天天在一起的羊群在哪里，而它却像被蚂蚁咬了一样在乱跳。热汗摸了摸它的头，它才安静下来，但热汗却安静不下来，羊不会无缘无故怪叫，它一定感觉到了狼。

但是狼在哪里呢？

热汗仔细察看四周，仍找不到那三只狼。他一阵惶恐，像是有一只马驹子蹿进他身体里，用四蹄狠狠踢着他的心。

热汗摸了一下挂在腰上的刀子，紧张地噓了口气。狼转瞬间像风中的羊毛一样不见了，它们想干什么？他看不见狼，但他隐隐觉得那三只狼躲在隐蔽的角落，正用发绿的眼睛在看着他。热汗一阵紧张，额上便涌出一层汗水。

山冈上露出太阳灼红的身躯，大雾像是受到驱赶似的很快便散尽。热汗向上掀了掀“吐马克”帽子，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他担心那三只狼会摸到羊群附近，在转瞬间像沙尘暴一样扑向羊群。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涌到热汗身边，一位牧民大声对热汗说：“狼来了。”

牧民们都已经听到消息，提着刀棍要去树林边打狼。

热汗劝他们不要过去：“狼晃了一下就不见了，它们一定躲在什么地方，你们一过去，它们看清了你们，你们看不清它们，会有危险！”

牧民们疑惑着停住。

晨风停了，牧场上寂静无声。那只羊紧紧依偎着热汗，似乎有可怕的深渊要把它拽进去。

牧民们着急了，还是要去打狼。

热汗拦住他们：“别去了，去也见不着狼的影子。就算见着了，打死狼也不是啥好事。打死一只狼，十只狼会来报仇；打死十只狼，一百只狼会来报仇。打来打去，就打出了狼的仇恨。”

牧民们很吃惊地说：“你是阿尔泰最有名的猎人达尔汗的儿子，怎么能说出马迈不开蹄子、鸟儿动不了翅膀的话？”

热汗烦别人动不动就拿父亲说事，便不再理牧民们。一个多月前，牧民们转场进入库孜牧场时被狼围困，牧民们无奈，便派人到托科村请达尔汗帮忙。达尔汗带着热汗赶到库孜牧道，扎了十余个“稻草羊”，给它们披上羊皮，在山坡上摆出吃草的样子，然后让牧民们趁着黑夜迅速进入了库孜牧场。第二天早上，有人看见那些“稻草羊”被掀翻在地，山坡上布满被撕碎的羊皮。狼上当了，便拿那些“稻草羊”发泄了一番。达尔汗离开库孜牧场时，让热汗留了下来。达尔汗对热汗说，你要劝牧民不要打春天的狼，春天的狼是宝，它们把春天病死的动物吃掉，就避免了病死的动物腐烂后传播瘟疫。给狼留一命就等于避免了瘟疫，避免了瘟疫就等于给牛羊留一命。

这一个多月，热汗给牧民们讲过几次父亲留下的话，牧民们听得似懂非懂，他们对热汗说，这个事情正应了那句老话：开水泼不到脸上不烫，锤子砸不到骨头上不疼。没有发生的事，哪怕你说得像唱歌一样也不动人，像哭泣一样也不会让人流泪。牧民们的心思都在羊身上，他们不愿意为没有发生的事分心。但是现在狼出现了，牧民要打狼。热汗觉得父亲留下的话一下子变得重了，打狼便是不给狼留命，那些病死的动物腐烂后，没有狼去吞吃，就会在牧场上传播瘟疫，会让很多牛羊丧命，也会让人染上瘟疫丧命。

牧民们看见热汗不说话，便要围向那片树林。

热汗阻拦他们的手纹丝不动，眼睛里亦一片镇定。他对牧民们说：“流淌的雪水不会回头，歪斜的树不会变直。人和狼之间有了仇，就会失去放牧的机会，再也没有平安日子可过了。”

“那你说怎么办？”

“你们在阿尔泰山上经了几十年的风雪，翻了几十年的山冈，什么时候听说过人能打死狼？狼出现，一看二咬三离开，它们在出现时就想好了如何离去，人又怎能看见它们的影子？”

“那你说，怎么办？”

“打狼不如防狼，想办法防狼。”

“怎么防？还不如把狼打死，我们的羊就不会受到伤害，这是最好的办法。”

“不，那不是好办法。应该把羊看住，不要让它们乱跑，狼就没有机会扑向它们，这才是防狼的好办法。”

“但是现在狼躲在不露脑袋的地方，我们不可能让羊像树一样站着一动不动，羊要吃草，狼迟早会等到扑向羊的机会。”

“你们应该懂一个道理，一张嘴里伸不出两个舌头，一件事情不会有两个结果。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狼等待的机会，大家一起喊叫，让狼受到惊扰离开。人听狼叫抖三抖，狼听人叫停三停。人喊叫几声，狼会离开的。”

牧民们张了张嘴，却没有喊出声。那三只狼早已不见踪迹，他们茫然地看着那片树林，不知如何是好。

太阳已经升起，明亮的阳光像一只大手，把牧场上的阴影抓起，扔得不见了踪影。牛羊在安安静静地吃草，没有一丝惊恐。牛羊隔一座山，狼也能听见。明明狼已经出现，但为什么又不见了？

牧民们不甘心，握着刀棍向牧场边包抄过去。

热汗无法阻拦他们，他们倔强的背影迅速向前，把热汗扔在了身后。他们到了树林边，睁大眼睛向树林里张望，但不见狼的影子。衣缝是虱子的天堂，但藏不了一只羊羔。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树林尽头，狼能藏到哪儿去呢？

这时，一位牧民跑了过来。刚才，他在牧场边的草滩中闲逛，突然看见一只头狼带着两只狼，在观察牧场上的动静。他大喊一声，它们便不见了。他以为他的喊声吓跑了狼，但它们很快又出现了。他又喊了一声，想再次把它们吓走，但这次不灵，头狼带着两只狼向他走来，似乎他的喊叫招惹了麻烦，他必须承担后果。他低声嘀咕，没有人会对着蝙蝠笑，没有人会对着天鹅哭。狼在大白天居然这样嚣张，不想活了吗？他从腰间抽出刀子，指着狼大骂：“毛驴子下的（生下之意）狼，吓谁哩？有本事你来，我不把你们的狼头剁了才怪呢！”“毛驴子”是新疆人骂人最狠的话，意即你什么都不是，是牲口。“毛驴子下的狼”这句话出自阿尔泰的一位牧民之口，一天晚上，他的羊遭狼偷袭，他冲进羊圈，看见狼正在撕咬羊的脖子，他一着急便吼出一声：毛驴子下的狼，干啥哩？狼甩开羊从他身边逃走。他着急吼出的那句话在牧区迅速传开，“毛驴子下的狼”便成为牧民们骂狼的习惯用语。

那三只狼看了那位牧民几眼，转身进入了树林。树枝一阵晃动，不见了它们的影子。他还想骂狼，但嘴张了张却变得哑然无声。狼走了，恐惧像山一样压在了他身上，他再也骂不出一句话。

牧民们进入树林搜寻，还是没有狼的影子。无奈之下，他们便骂狼，你毛驴子下的有本事出来，你有吃人的胆，我们有砍你的刀打你的猎枪，看谁收拾谁。

少顷，他们往树林外走。狼的耳朵能听见隔山的风，眼睛能看见雾中的路。狼已被人发现，它们在短时间内不会露面。

树枝挡住了他们，他们用手把树枝拨开，树便晃了起来。他们一惊，觉得树枝要把他们甩出树林。他们迅速走出树林，树枝还在晃动，像是真的把他们甩出了树林。

他们耷拉着脑袋走到热汗跟前，事实都被热汗言中，他们有些羞愧。但热汗既不喜也不忧，好像这样的事就像说话要张嘴，看东西要睁眼一样简单。

牧场上有人走动，很快，羊的咩咩叫声，牛的粗噪，马的蹄声，汇集在一起，让牧场变得喧闹起来。

太阳已经升高，弥漫着刺眼的亮光，好像要从苍穹中把燃烧的火压下来。

热汗转身进入毡房，炉子上的奶茶已经煮好，毡房里弥漫着浓浓的奶茶香味。他倒了一碗奶茶，却端在手里没有喝。那三只狼虽然没有露面，但它们的影子留在了他心里，让他无端地紧张。他苦笑了一下，火堆里的石头会烫手，雪地里的木头有寒气。那三只狼的影子像钉子一样钉在了他心上，他已无法摆脱它们的折磨。他端起奶茶喝了一口，不料被烫得叫了一声。他唏嘘着放下碗，走到窗户前向外眺望。

明亮的阳光刺过来，热汗眼前便一片模糊。他揉了揉眼睛，视野才变得清晰。他相信那三只狼没有离去，便去看牧场边的那片树林。树林在阳光中一动不动，只有明亮的光在游移。

树林这么安静，那三只狼一定不在附近。

热汗转过身，看见一个人骑马进了库孜牧场。

他是从列思河县城来的，到库孜牧场给牧民传递消息。这一个多月来，到处都是狼出没的消息，好像每一棵树的影子里，每一块石头背后都隐藏着狼。县上为了防止牧民的牛羊受损，要组织打狼队到各牧场打狼，但在打狼队未到达之前，只能靠大家防狼。

牧民们都紧张起来。

热汗脸上也涌出惊愕的神情。

来说，十多天前，一只狼趁人不备冲进一位牧民的羊群，牧民看见狼的嘴大张着，獠牙在一只羊的脖子上就那样一划，那只羊便倒下去。狼厉害的地方有三个，一眼二牙三鼻子。它们只需看一眼就会做出冷静的判断，然后就把尖利

的獠牙咬了过来。如果有异常情况，它们的鼻子会准确嗅到，并在瞬间做出决定。这就是让牧民说起连声音都会发抖，而又无力改变的狼的一眼二牙三鼻子。那只狼用獠牙把那只羊划死后，没有松口，用力把羊甩到背上，背起来便跑。牧民们从腰间抽出刀子追赶狼，狼跑到山坡下无力攀爬上去，回头看了一眼追赶它的牧民，扔下羊跑了。牧民们在事后分析，狼咬死羊后没有来得及喘气，否则它一定能把羊背上山去。

来人唏嘘着说：“我到库孜牧场来，总觉得有狼在后面追我，一路上我的心都快跳出胸膛了，头发上一摸就是一把汗水。”

天黑后，热汗躺在毡房里，看着炉子上的火焰发愣。库孜是牛羊每年最早进入的牧场，狼一定不会放过，也许很快就会有狼群出现。

热汗想琢磨狼，但一股疲惫袭上身，狼似乎只留下模糊的影子，被一团黑暗淹没。他的头越来越沉，狼的影子变得越来越模糊。很快，那团黑暗伸出柔软的触角，轻轻接住了他。在恍惚之际，他隐隐觉得有声响在耳边萦绕，似乎要钻入他的身体，但倏忽一飘又隐去。他想弄清楚那声响是狼的呼吸还是风声，但那片柔软的触角却铺展开来，他跌落下去，很快便沉沉睡去。

那隐隐的声音响了整整一夜。

天黑后，月光在库孜牧场铺展开来，但没过多久，黑暗从苍穹中压下来，月光便消失了。这时，黑夜像是被什么拧了一下，响起了隐隐的声音。那声音很细小，但却一直在持续，像是揪住黑夜后再也没有松开。终于，黑夜像是被拧散架，瘫在了那片声响中。

是牧民们在挖陷阱。

他们在天黑前围坐在牧场上，商量对付狼的办法。一位牧民说，聪明的人数得清星星，愚蠢的人数不清月亮。我们不能被三只狼把脑子吓坏，必须想办法把它们打死，免得它们弄得人白天不敢走动，晚上不敢睡觉。

另一位牧民说，我们阿尔泰的人能走过三百条河流，能翻过二百座山冈，还想不出打狼的办法吗？狼哪怕再厉害，还能把它们的心长在人身上，人想什么，难道它们一眼就能看明白？

大家都不甘心，既然狼厉害，那就想出比它们更厉害的办法收拾它们。很快，牧民们想出了挖陷阱的办法，只要在牧场边上挖出陷阱，诱惑它们掉进去，然后用石头砸它们，用猎枪打它们，它们还能往哪里躲？这个办法好，牧民们都很兴奋，浑身都有了力气。很快，他们便动手挖陷阱。他们先挖出陷阱口，

然后又向下挖。陷阱的深浅在人心里，挖掘的工具在人手里，只需向下挖便是。牧民们一整夜都在挖，热汗在入睡时听到的就是他们挖陷阱的声响。

陷阱越来越深。

黎明时，他们挖出了一个三米深的陷阱。

他们在陷阱口铺上树枝，再盖上青草，陷阱口便一片绿意，看上去像牧场一样。然后，他们在陷阱边拴了一只羊，在羊周围放了几堆草。羊吃完一堆草，会去吃另一堆草，羊一动，狼以为它是一只走散的羊，就会放松警惕。他们兴奋地说，眼前的花会乱神，嘴边的肉会乱心。狼一定会被引诱向陷阱。

晨风轻轻吹动，库孜牧场又迎来一个清爽的早晨。草似乎在一夜间又长高了，迎风飘出一片细密的波浪。风不吹草不动，话不说心不明。牧民们熬得眼睛里布满血丝，而此时摆动的青草，让他们紧张的心似乎要跳出来。

天快亮了，牧民们悄悄退去。

远处的苍穹像是被谁捅了一刀子，露出一丝白光，然后天慢慢亮了。但牧场上没有任何动静，只有陷阱边的那只羊在吃草。

两个小时后，陷阱边的羊突然一跳，惊恐地叫起来。

几团影子从树林里闪出，起落着进入库孜库场。牧场上有一条小河，那几团影子从小河中一跃而过，溅起的水花闪出一片亮光。陷阱边的羊受到惊吓，发出粗哑的叫声。那几团影子到了那只羊跟前，却突然停了下来。

它们是昨天出现过的那三只狼。它们盯着那只羊，似乎目光要变成爪子抓住那只羊。那只羊惊恐得大叫，四蹄把草踢得乱飞。

牧民们等待它们扑向那只羊。

阳光已照彻牧场，三只狼被照亮，牧民们甚至看清了它们的尾巴。它们不再隐藏，就这样站在牧场上，也站在人们的注视中。人看狼时眼睛是抖的，狼看人时眼睛是冷的。三只狼的眼睛里有沉重的石头，要狠狠砸向那只羊。

羊的叫声更大了，却挣脱不了脖子上的绳子。

终于，三只狼又变成三团影子，向那只羊扑了过去。羊向一边挣扎跳去，但很快又被那根绳子拽了回来。三只狼到了羊跟前，一跃而起扑向羊。就在羊发出一声咩咩惊叫后，陷阱口像是腾起了一股旋风，那层碎草倏然旋飞而起，淹没了那三团影子。等旋飞的碎草落下，那三团影子便不见了。三团飞一般的影子，只顾扑向那只羊，却不料爪子踩到陷阱口的树枝上，一一掉进了陷阱。

牧民们欢呼起来。

热汗在前半夜受那声响折磨，直到后半夜才睡踏实。人就是这样，口渴了

离不了水，身体困了离不了床。他睡得很香，在天亮时梦见一只大鸟在叫，震得他耳朵疼痛。他被惊醒，意识逐渐清醒。他想起昨晚那隐隐的声响，便一阵紧张，难道那隐隐的声响持续了一夜，天亮时终于发出了脆响？

热汗走出毡房，才知道惊醒他的并不是大鸟，而是牧民们欢呼的声音。很快，他便知道了牧民们挖陷阱的事情。

晨风微微在吹，却好像刮进了陷阱。不，是人也像风一样，在急切地向陷阱边跑去，所有人都想看看狼掉进陷阱后是什么样子。

热汗走到陷阱边，看见三只狼在陷阱里乱跳。它们刚才飞奔时闪出的影子，此时已荡然无存。它们用力向上跳跃，想跳出陷阱，但陷阱太深，它们每跳一次都沉重地落下去，陷阱里便发出一连串闷响。它们不屈服落得如此下场，大声嚎叫着用爪子去抠陷阱，但它们的爪子起不到作用，挣扎几番后便趴在陷阱里粗喘。过了一会儿，它们又开始嚎叫。它们的声音里充满绝望，就像悬崖边的手，明知抓不住什么却不放弃。

一片暗影在陷阱里游移，三只狼变成了三团幻影。

热汗的嘴唇颤抖起来，他想说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

牧民们想用石头砸死陷阱里的狼。热汗拦住他们说：“狼现在很狂躁，千万不要去砸它们，否则会发生危难的事情。”

牧民们表情惊异，但还是放下了石头。

三只狼嚎叫了整整一天，到了傍晚，阳光像是再也受不了它们的嚎叫声的撞击，从明亮变成了昏暗。它们的声音变得嘶哑，又从嘶哑变得无力，到了黄昏，便只剩下呜呜的粗噪。

第二天，牧民们又去陷阱边看狼。突然，一片白光从陷阱中刺出，刺得他们的眼睛生疼。他们后退几步，那片白光便弱了。他们用手护着眼睛向陷阱里看，才看清一只狼脖子上有一片白鬃毛，在晨光中发出诱人的白光。它比那两只狼高出一头，抬头仰望苍穹时，脖子上的白鬃毛闪闪发光，像是有刀子刺了出来。它嘴里的獠牙更像刀子，看一眼就让人发抖。

“脖子上有白毛的狼是白鬃狼，它是一只白鬃狼！”牧民们惊呼，陷阱里的狼受到惊扰，又用爪子去抠陷阱，抠下的土在陷阱里飘飞。

它就是白鬃狼。

去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时，托科村人听说新疆出现了一大批脖子和四条腿上有白毛的狼，它们是很多年都没有露面的白鬃狼。还有人说，它们是从蒙古国越境进入巴里坤草原，然后沿北塔山向西，越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进入阿尔泰

山的。阿尔泰山有草原、丘陵、河流、湿地、湖泊、森林和牧场，是白鬃狼理想的生存地，它们到了阿尔泰山后留了下来。

去年冬天的雪一场比一场大，白鬃狼的传闻也越来越让人惊恐。人们听说白鬃狼很厉害，往往在狼群遭遇危险时，它仰起头对着苍穹嗥叫几声，就会招来狼群。一只白鬃狼都那么吓人，而新疆却出现了一大批白鬃狼，便更让人害怕。吹走树叶的是大风，刮倒大树的是风暴。人们越想越害怕，不知道集合在一起的白鬃狼群，会把新疆祸害成什么样子。

雪越积越厚，托科变成了白色世界，但白鬃狼却一直没有露面。星星在天不黑时不出来，狼在肚子不饿时不露头。村里上年龄的牧民说，凶恶的狼都是独狼，普通狼才会合成狼群。白鬃狼那么厉害，一定是独狼，不会有成群的白鬃狼，不用害怕。白鬃狼会不会来，要等到明年开春狼群接近牧场才能知道，今年冬天是不会出现的，但白鬃狼不出现也不是好事，说不定它们怀着小狼崽呢，明年开春它们下一大群小狼崽，以后就会有更多的白鬃狼，那才是要命的事情。

虽然白鬃狼在整个冬天都没有露面，但人们觉得白鬃狼一定会出现。牧民们每天到羊圈里去看好几次，担心白鬃狼会突然扑进羊圈，把他们的羊咬死。羊会往草多的地方走，狼会往羊多的地方跑。整整一个冬天，托科人一直在谈论白鬃狼，好像它就在身边，一不小心就会遭到它侵害。

谁也没有想到，白鬃狼就这样突然出现，又掉进了陷阱。

牧民们唏嘘着面面相觑，怎么办，陷阱里有一只白鬃狼，打还是不打？他们本来准备打死这三只狼，但它们中有一只是白鬃狼，他们觉得有一股阴森的气息扑面而来，心里涌出不祥的预感。打死白鬃狼，会不会惹来狼群报仇？他们犹豫了一会儿，便决定不打了，让它饿死。它被饿死是它自己死的，与我们无关。

牧民们表情怪异地离去。

热汗知道陷阱里有一只白鬃狼后，咬紧了嘴唇。他想，影子里的牙齿不咬人，火盆里的灰会烫手。白鬃狼出现了，今年的放牧还会像以往一样太平吗？

几天后，库孜牧场刮起一场大风，陷阱边的碎草被风刮起，陷阱里传出惶恐的叫声，是白鬃狼和那两只狼被落进陷阱的碎草惊扰，在狂躁地乱叫。牧民们探头向陷阱里张望，白鬃狼和那两只狼低垂着脑袋，像是被什么捏紧了喉咙，随时都会断气。

狼快被饿死了！

白鬃狼和那两只狼已发不出叫声，只剩下微弱的呼吸。前些天，只要陷阱

边有人，它们就会惊恐嚎叫，但今天它们却软软地趴在地上，身上的毛像被什么撕过，就连尾巴也拖在身后，好像再也没有力气动一下。

一股更大的风刮过来，牧场边的树林发出一阵喧响。牧民们缩着脖子，似乎风钻进他们的身体，把寒冷砸在他们身体里。三只狼也有了反应，它们挣扎着爬起来，抬头看着苍穹。它们在陷阱里只能看见苍穹一角，但它们却一直在看，似乎感觉不到大风的冷。

牧民们握紧刀棍，如果它们从陷阱里往外跳，他们就会动手。

它们望了一会儿苍穹，慢慢低下了头。但它们的眼睛仍然睁得很大，像是要用眼神覆盖整个世界。很快，牧民们发现，白鬃狼的眼睛里闪出一股锐利，那两只狼看着它，眼睛里的恐惧像洪水一样在翻滚。

风没有要停的意思，牧民们把袷扣子扣上，便不冷了。三只狼都站起来，在陷阱里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牧民们惊讶地发现，就在这几步之后，白鬃狼站到了一边，那两只狼站到了另一边。白鬃狼到了这种地步仍然威风凛凛，它朝两只狼扫视一番，它们便趴了下去。

白鬃狼目光里闪出寒光，死死盯住了一只狼。

那只狼望着白鬃狼，目光迅速暗淡下去。

风并没有刮进陷阱，但白鬃狼脖子上的白毛在动，好像风藏在它身上，正在掀动每一根白鬃毛。少顷，白鬃狼把目光盯向那只狼，它脖子上的白鬃毛立了起来。牧民们常说，刀刃的寒光更吓人，心里的想法更有力。白鬃狼脖子上的白鬃毛不会无缘无故直立，一定要出什么事。另一只狼的目光也变得锐利起来，也像白鬃狼一样盯着那只狼。那只狼被它们的目光压得浑身颤抖，身子颤抖着向后缩去。

白鬃狼仰头看了一眼苍穹，然后低下头看着那只狼，发出一声粗噪。陷阱外的风还在刮，随着白鬃狼的嚎叫，风似乎落进了陷阱里，响起一阵呼啸。那只狼也对着苍穹嚎叫，陷阱里好像有什么在滚动，传出一连串沉闷的回响。

牧民们很紧张，他们担心狼会随着嚎叫跳出陷阱。

牧民们听老年人说过，狼被饥饿困扰或疲惫不堪时，会对着圆月或苍穹长噪，在噪叫中获得力量。现在，陷阱里的三只狼在对着苍穹长噪，一定是想让身心获得力量。如果它们跳出陷阱，牧场上一定会倒下一大群羊，搞不好人也有危险。

他们握紧了手中的刀棍。

但谁也没有想到，白鬃狼和另一只狼却向那只狼扑了过去。那只狼嚎叫一声，身体颤抖着缩成一团。它们大声嚎叫着扑向那只狼，似乎声音里有巨大的岩石，

要狠狠砸向那只狼。

那只狼无力挣扎，迅速矮了下去。

它们扑到那只狼跟前，前爪倏然扬起，一团影子便闪烁着压到了那只狼身上。很快，闪烁的影子散了，它们用前爪压着那只狼，嘴里发出嘶哑的呼啸声，并露出了尖利的牙齿。那只狼绝望地叫起来，但它只叫了两声，却突然像是喉咙哑了似的没有了声息。

白鬃狼和另一只狼咬住了那只狼的喉咙。

它们将头向上一扬，那只狼的喉咙便被扯断，一股鲜血喷出，陷阱里便有了醒目的红色。那只狼的四只爪子抽搐起来，把那片红色蹬得乱糟糟的，像一朵凋零的花。它们看着那只狼如注的血喷在爪子上，头一扬又嗥叫起来。在它们的嗥叫声中，那只狼抽搐的爪子慢慢变软。

它们撕开那只狼的肚子，扯出了内脏。短短的一瞬，那只狼便被自己的鲜血浸染成了红色。它们撕扯着它囫囵吞噬，直至把它的一半肉身吞噬完毕，才停了下来。

狼会吃狼！

兴奋在牧民们的脸上浮动，他们奔走相告，狼吃狼了，两只狼把一只狼咬死，像啃萝卜一样吃掉了它的一半身子。

风中弥漫着血腥味，也夹杂着隐痛，让人不禁颤抖。牧民们听说过，群狼在要被饿死的境地，会将其中一只狼咬死吃掉，但他们目睹了这样的事后仍无比惊骇，这是一场为了躲避死亡的残酷选择，那只狼转眼间便只剩下血糊糊的一团肉，而白鬃狼和另一只狼却神情怡然，一副吃饱了的样子。

牧民们议论，两只狼吃了一只狼，可以挨过一些时日。它们并不因为吃了同类而痛苦，在这样的境地，它们吃掉同类，是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这样的命运摊到别的狼身上，它们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如果摊到自己身上，它们会无怨无悔用自己的生命，换取让同类活下去的机会。

一股难闻的味道从陷阱里弥漫出来，牧民们捂住鼻子，皱着眉头把脸扭向一边。

那只狼的毛掉了一地，被染上猩红的血，看上去又黑又红。

两只狼慢慢挨着时间，牧民们经常走到陷阱边看它们的动静，白鬃狼和那只狼看见他们的脑袋在陷阱边晃动，便盯着他们嗥叫。牧民们低声嘀咕，叫吧，往死里叫吧！带着泥巴的脚不能踏进草地，宰过牲畜的手不能抚摸花朵。虽然你们的嗥叫很吓人，但能变成獠牙咬人吗，你们到了这种地步，谁还怕你们？